



陳復生

回音場的力量

在靛色圍黃太仙祠院李耀輝博士(義覺)道長的率領下,黃太仙祠第一參神平台之下於2011年建成了太歲元辰殿,總面積約1萬平方呎,殿內供奉斗姥元君和六十甲子太歲等諸神。

太歲元辰殿設計得莊嚴典雅,整個設計意念來自李監院,他說:「我認為一個信仰,當你求神的時候,你會希望與神有交流的感覺;當你求神時,也希望有神靈上的溝通。我們這個殿內,所謂六十甲子,六十位神像動態都是不同。這回音的設計,我是模仿北京的回音場,你站在裏面稟神時,你會聽到自己的聲音,很舒服;但是你站出這個界線外就會聽不到,所以就是讓你自已求神時,稟告自己心事時,聽到自己的聲音。」

回音場之上是一個圓頂形的藍色天幕,設有各個不同星座,配合燈光科技效果,構成一幅夢幻優美的星斗圖。

太歲原來跟木星有關,太歲是中國古代天文的一顆虛星,運行的軌道與木星相同,但是方向相反,漸漸演變成道教和民間信仰的神明。

在道教的星斗信仰文化中,六十甲子各有歲神,每一位太歲皆有姓名,順序值年,輪流掌管人間每年的吉凶禍福。而中國人特別喜歡在新春時值年太歲,祈求得到神明庇佑,來年消災解厄。

殿內同時供奉着斗姥元君,李監院又說:「太歲者

是年歲,即是你出生的年份,斗姥元君乃是管理世間上我們所有人的出生和生死。對於每個人,道家來說,認為每個人頭上有一顆星。那麼誰在管理這些星星呢?就是斗姥了。」古人相信天地萬物皆有主宰。從觀察天體運行,發現北斗七星循着一定的軌跡變動,對人間的禍福有所關連,認為其中必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主宰着這一切,信奉北斗斗神的習俗由此而來,後來就發展成為道教為人消災解厄、祈福延壽的宗教儀式。

故農曆正月期間,許多善信都會到太歲元辰殿參拜並「上表」祈福。道長先把善信資料填寫在表文上,向斗姥元君及本命太歲祈禱,再由善信親自將表文放入本命太歲神枱內,即時有紅光普照及輕煙裊裊的科技效果,象徵鴻運當頭,神明已收納善信心願。道長們收集好祈福表文,擇日進行「化表科儀」,為善信唱誦經誦,祈求避開災星、上蒼庇佑。

為響應環保參神,殿內的星象天幕及照明系統均採用LED燈,減少耗電量。同時以檀香代替線香,禁燒衣紙,減低釋放的煙量。而「上表」祈福就用電子感應方法,將現代科技與傳統信仰結合一起。

道教信人如天上的星星,星星有自然運行的規律,人也一樣,有起有落,苦中有甜,甜中有苦。有時候,看見這些星斗文化,感覺我們人類非常渺小,凡事不用太執着!



太歲元辰殿的設計,將傳統信仰與現代科技結合在一起。



查小欣

楊受成斥3.5億拍港片破紀錄

戲院重開,英皇電影宣布斥巨資3.5億開拍《金手指》,成為港產片有史以來投資最大一部戲。演員陣容鼎盛,包括兩大主角劉德華、梁朝偉,以及任達華、方中信、蔡卓妍,甚有睇頭。英皇老闆楊受成有信心電影可破港產片票房紀錄。其實楊受成憑一份「打不死」的精神,由一無所有反彈成為富豪,大起大落的傳奇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勵志電影。

楊受成的成長深受父親和母親影響,父親對於楊受成有三個角色,「是老竇、老師和老闆」。出身貧窮的楊父白手興家,憑一雙手開一間錶行,一家人生活尚算安穩,楊父卻因義字當頭,上了老千當,導致家道中落,負債累累,終日債主臨門,出言侮辱,一家人受盡欺凌,令楊受成看透金錢世界的勢利冷酷,知道要扭轉逆境,要靠自已爭氣。

他大約七八歲,楊父已帶他去跟銀行家拜年,介紹叔叔伯伯給他認識,七八歲他便獨個兒去銀行提貨,楊父不但教他做人,亦教他做生意。見他處事謹慎、有承擔、有膽識,他八九歲,楊父已將生意經營權交給他。楊受成侍母至孝,跟母親關係密切,他是長子,楊母

最疼惜他,他很感激母親對他的撫養和教導,楊父離世後,他接楊母與他同住了十多年,感情很好。楊母對他影響深遠,尤其楊母的大量,胸襟廣闊,性格豁達,容易原諒人,EQ甚高。楊受成身為大哥,是家族之長,他負起團結全家族約100人的使命,逢星期日安排午餐聚會,凝聚力量,增加溝通。他以身作則,逢星期日就算什麼達官貴人請客也去。對家人他會做到比賊底更賊底,重點是團結家人。

楊受成與子女保持良好關係的方法,是透過講道理,他很清楚幾個子女的性格和能力,會分配不同公司給他們負責。對他們的要求比起公司職員嚴格得多。此外,他每個星期最少有一天跟所有子女相處,閒話家常。

他有一個宗旨,就是要令身邊每一個人都開心,不論是太太、子女、弟妹親人、下屬、家中女傭,甚至養的魚、狗和花。總之是他範圍內的人和物,他都要令他們開心。至於交友之道,是不怕蝕底。對旗下藝人的品格他要求嚴格,有些年紀比較輕、心智未成熟的藝人他會親自提點他們,如果做錯事一定會痛斥。楊受成每天準時上班,風雨不改,永不言休。



梁君度

日本差點廢除漢字

我去年參加日本第三十七回經國國際書法展,了解到很多日本人喜歡漢字書法。然而,我知道日本曾經打算廢除漢字,如果當年的廢除了漢字,今天日本就不會有漢字書法展了。

事緣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,美國人便開始主導這個戰敗國。為了讓這個頑固的軍國主義國家痛改前非,美國人認為日本必須廢除漢字!美國人要日本廢除漢字有兩個原因。第一是因為他們認為漢字複雜,難懂難學,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日本人絕大多數都不懂漢字,漢字肯定是阻礙日本人接受西方教育的障礙。第二是戰時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叫囂的詞彙都是漢字。比如「一億玉碎」、「神州不滅」、「國民特攻」等等,這些字眼讓美國人反感。

1946年3月,美國教育使節團應麥克阿瑟邀請訪日,使團專家經過考察和研究,認定日語必須廢除漢字或假名,改用羅馬拼音,這樣就能提高識字率,增進民主主義。而當時日本也有很多學者贊成廢除漢字,公開發表文章稱「日本用漢字傳達了錯誤的信息,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事實,做出錯誤的判斷。所以,日本要推廣民主,必須考慮廢除漢字這種惡魔的文

字。」當時,《朝日新聞》等大報社也提倡「廢除漢字用羅馬字」。連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也支持廢除漢字。一時間,廢除漢字的喧鬧聲甚囂塵上,日本有着一,600年歷史的漢字迎來了史上最大危機。為了決定最終是否廢除漢字,1948年8月,日本舉行了一次「全國識字調查測試」。調查地點選擇在全國270處市、町、村,有1萬7千名年齡介乎15歲至64歲的日本民眾參加這項調查測試。

為了公平,連插秧的大媽,燒炭的婆婆都在其中。測試的卷子都是漢字,內容是關於衣食住行的簡單選擇題。最後,調查的結果讓美國和日本學者專家大跌眼鏡:日本無法讀寫漢字的人口,比率僅僅為2.1%!也就是說,日本擁有97.9%的高識字率!還有4.4%的人得到滿分。這個識字率的比例,就算當時的美國也達不到。

基於這次調查結果,日本才沒有廢除漢字。1947年,日本政府規範了1,850個常用漢字。而中國常用的漢字也不過3,000字,可見日本對漢字的使用率是相當高的。時至今日,日本政府還規定國民必須讀寫1,000個漢字,而學習漢字書法的人數,多達2,000萬,可見漢字在日本具有多強大的生命力!正因为如此,中日書法交流才得以長期進行下去。



文公子

以甜點開路推意大利菜

香港去年受疫情侵襲,飲食業首當其衝,政府推出防疫措施,禁晚市堂食,一禁就兩個多月,不少多年名店,都因入不敷出而停業,非常可惜。

有人辭官歸故里,有人漏夜趕科場。在飲食業界一片叫苦聲中,一向主打外賣的燒臘飯店、價格相宜選擇算多的兩菜或三菜飯盒,以及街市凍肉店,都在租金下調、勞動力供應開始較充裕的情況下逆市擴充;不少商場業主亦開始有商有量,如果是實力、有賣點、看長線的商號,現在反而是開店的良機。

日前應友人約,往尖沙咀潮人新舖點K11 Musea一間新意大利餐廳午餐。該店為百年糕餅品牌Giovanni Pina,在去年底裝修完畢開店,以意大利殿堂級烘焙大師坐鎮為賣點,主打甜品和咖啡,但其實亦供應地道的意大利菜。據悉,品牌成立於1920年,現已傳至第三代,大當家是與品牌同名的意大利烘焙界殿堂級大師,在1994年已獲國際糕點獎金牌和「甜點大師」稱號,2009年更獲選為全球100位最佳甜點大師,而意大利全國只有6人獲此殊榮。今次來港開店,是首度進軍亞洲,大當家更親自在尖沙咀店坐鎮,標榜採用意大利頂級食材、百年酵母、秘製麵粉與殿堂級烘焙。

由於是午膳,總不能全吃包點甜品,而餐牌內其實有不少意大利菜。當日,點了比目魚配意式拖鞋包、海鮮大會與黑松露飯。大廚將比目魚肉砌一個白飯糰,一啣卻是魚肉,是威尼斯菜,文公子認為可包裝為意式「魚飯」。海鮮大會以甜美的海鮮湯為汁,蘸包非常合適。而黑松露飯是正宗做法,飯粒有嚼口,配以香濃合時的片片松露,屬於季節限定之選。

飯後試了該店主打的「迷你酥皮吉士卷」,據介紹是以人手捲製,共有144層酥皮,口感層次遠多於市面一般48層者;而其餘如聖安娜蛋糕、提拉米蘇等,都是在意大利時已經蜚聲遠近者,選擇亦多。其實,意大利餐廳在香港雖然不缺,但普羅食客大多仍停留在意大利麵和薄餅的消費層,因此要成功,就要有適當的推廣;如果能以傳奇式烘焙糕點作為亮點,拉客入門後,進而推廣其他意大利菜式,相信成功機會將可大增,應是一條好橋。

眾所周知,香港女性消費者非常嗜甜,因此不少男士為取悅紅顏,經常相約心儀對象往嗜高級甜點。而文公子現場所見,餐廳非常熱鬧,女顧客也相當多,似乎已走對了發展的第一步。



車淑梅

香港攀王——鍾建民

香港人的驕傲、「香港攀王」鍾建民,他是曾經征服七峰兩極的第一位香港人!鍾Sir在鑽石山成長,跟隨老師攀上獅子山後已經立志向高山出發……

22歲到比利時半工讀,工餘時間登上附近一座座高峰,例如法國的白朗峰找出了30多條登山路線,同時實地學習攀山技巧,考取專業教練牌,「當時我每去一個地方,都會寄一張郵票給母親向她簡單報告行蹤……途中的驚險場面當然避而不談(一笑),例如那次在法國爬山,一塊石頭如子彈般飛下擦身而過;又例如那次在四川,早上5時左右北面雪崩湧下,因太遠以為是風聲,結果整個營地被埋了,幸好營幕紮在冰河盡處,再前數米可能已損失生命……我們撕開帳篷鑽出來,再尋找所有的物件,逃過一劫……在北極曾經見過北極熊巨大的腳印,幸運的沒有遇上,不幸的就是沒有遇上……每一次都是學習的機會,人和事都是不同,現在科技進步不少,可以收到電訊,服裝和物料全部都更輕便,再加上有雪巴人的協助,登山舒服很多了。」

2003年鍾Sir登上珠穆朗瑪峰,終於完成了人生中7+2的壯舉,「那天征服了自己第七個世界最高峰,登頂時為早上4時45分,陽光出來了,那我有生以來見到最漂亮的一個日出,開心之餘,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下山,大部分的意外都在下山時發生,因為上山後體能會損耗,又有可能會遇上風暴,所以盡快返回基地才算成功!」

登上8,848米只逗留10分鐘,可惜嗎?「不會,因為我當時開始有一些雪盲,太陽的紫外光太強了,否則不知如何下山去。我帶了錄影機,之前有經驗太冷開不動,我一直將電池點放在心口處,到時才取出使用,果然6分鐘後沒電了……最高處是一個平地,只能站立幾個人,一幅冰面,我立即取出區旗拍照!」

登山除了考驗體能和應變之外,更是一個無奈的Waiting game,「譬如要用水,就是等待一些冰塊融解,高山上煮不到滾水,要飲熱茶都不容易,我在等的時候寫日記,記低當下的高度,那些同伴如何不舒服等等,現在翻看蠻有趣的,但也會笑自己為什麼當天這樣傻……」

疫情下鍾Sir高興香港多了很多山客,「其實香港是一個很安全行山的地方,沒有洪水猛獸,但意外往往是因為沒有作好準備和計劃。很多人行熱門的地方也是無可避免,因為初哥走困難路線絕不理想!香港是一個很美的地方,例如從馬鞍山昂坪望向整個西貢有很多小島,香港是數一數二有海有山的美麗地方,大家要珍惜這福地。」

鍾Sir最大心願就是和太太去蒙古等地騎馬、行山、踩單車,「不要讓自己停下來,每天都要運動,身體才會健康。我鼓勵大家登山非為征服它,不要介懷成功與否,因為登山沒有獎牌的,自己要自己的路自己的山。我感激父母和太太讓我自由地去享受登山樂趣,山是我永遠的一個希望,登山是我人生中的意義,享受大自然!人與人之間好多不同隔閡,山沒有,好好去享受每個地方,欣賞各處未見過的美景!」

祝大家跟隨鍾Sir好好享受大自然! 祝步步高陞!



祝大家跟隨鍾Sir好好享受大自然! 作者供圖

錦衣玉帶喚春歸



胡野秋

中國服裝最頑強的形式是長袍、長衫,無論男女,都是如此。雖然不同時代都有上衣下裳的兩件套,但大都是在家居的穿着,一旦出門,還是要披上那件貌似不便實則方便的長衣,如果只穿着那兩件上衣下裳,大約只能算是「衣冠不整」吧。

從明服中,一眼可看出人的層級。就官服而言,皇帝自然着龍袍,一品王公大臣只能着蟒袍,二品王族和錦衣衛只能着飛魚服。雖然那龍、蟒、飛魚外形上極其相似,腦袋基本都是龍形,但區別卻也昭彰。龍袍與蟒袍的區別只在爪上,龍袍上的龍有五趾,蟒袍上的蟒只有四趾;而飛魚與龍、蟒的區別在頭尾上,飛魚頭上長着兩隻角,尾上長着類似金魚的尾巴。至於文武官的區分就更好認了,文官一律是飛禽,如仙鶴、錦雞、孔雀;武官一律是走獸,如麒麟、獅子、虎豹。

其實我更喜歡明朝的民服,色彩大都為清淡的,男性以黑白灰為主,女性以粉綠白為主,少了官府的紅黃紫的沉重,多了亮麗明艷的灑脫。男人除了衣還有冠,如四方巾,寓意四方平安。穿戴上這樣的衣冠,儒雅之氣自然流露,哪像今日拋頭露面的粗鄙。上街瞅一眼行走中的男女老少,女士一律袒胸露乳盡可能多地暴露着,式樣雖千奇百怪,但歸結為一個字「洋」,不是西洋就是東洋。偶爾見幾個穿旗袍的,也都是酒店的知客。

男人們更糟糕,不是西裝,就是夾克。剩下的也基本是運動裝,貌似很休閒,實際很匆忙。粗粗望去,以為中國人都是運動健將。中小學校服就更不能看了,製作低劣的運動服乾脆讓人分不出性別。

記得辛亥百年的時候,南方有雜誌做了一期「民國範兒」的專題,未讀文字,就先被民國文人的氣度吸引,除了他們肚子裏看不出來的學問,以及由學問而透出的那份清高之氣,真正詮釋「範兒」的符號

於不那麼消沉了。因為他想,生命雖然給他展示了灰暗的一面,但也許並沒有壞透了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,也許是一種考驗呢?由此聯想到生命的孤獨,每個人的孤獨,也許所經歷的事情和境況不一樣,但是我們終將會面對孤獨時刻的,不是嗎?既然這樣,何不接受孤獨,坦然面對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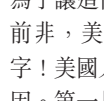
我相信每個朋友都曾遇到過孤獨,可能程度不一樣,但一定都會有心靈孤單、灰暗的時刻。從世俗的眼光來看它,我們總覺得很不幸。但是,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想想,人的一生的那麼長,如果永遠是開騰的歡樂的,不但是不可能的,而且就算是有,我們也不願意。孤獨有很多種方式,比如當我們下班一個人時,找不到朋友可以約;逢年過節時,我們卻在異鄉奔波跋涉;就如失戀或失業時,苦悶而迷茫的過渡期無人可訴說……這些,其實都是常常見的孤獨。他們來的不在我們控制的範圍之內,可當孤獨來了,我

是長衫。那每一襲飄飄的長衫下,都包裹着一副雍容沉澱的風骨。所以在我看來,所謂「民國範兒」首先就是「長衫範兒」。而看見這些穿長衫的男子,我就無端想到宣德年間的青花瓷,儒雅而易碎。所以很難想像兩個穿着長衫的人操傢伙過招,動手還是短打為好。一脈藏青,一匹灰白,低調內斂中難掩風流。

魯迅除了在日留學穿過幾天洋裝,回國後,長衫伴隨終身。新派的胡適,也基本上出國西服,回國長衫,重大演講必着長袍馬褂。即使是喝盡洋墨水的徐志摩,在陪泰戈爾遊歷中國時,也和陸小曼長衫旗袍地相跟着。其他如蔡元培、陳寅恪、吳宓等學界泰斗,西裝幾乎是小菜,主菜依然長衫。至於王國維、梁漱溟這樣的國學大師,則更是長袍加身,不沾西式裁剪。更有意思的是,魯迅的學生中,即使像柔石、殷夫這些年輕而激進的「左聯」作家,出入居住於租界,卻也長衫來去,不見抵牾。

我們常說「文人氣」,沒人搞得清那個氣從何來,但有一點似可追索,他們的文章學問中,無不透出從長衫的立領、斜襟、盤扣中散發的雅致,在迎風而立的時候,我們才能找到「玉樹臨風」的出處。

魯迅不但愛穿長衫,而且善寫長衫,他筆下的孔乙己,是在咸亨酒店「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」,雖然孔老夫子的長衫是「又髒又破,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」,卻一下子與「短衣幫」拉开了距離。即使在當時的世俗看來,長衫也是身份和面子的象徵。所以孔乙己用多出的五文錢買的黃酒和茴香豆,也便為人矚目。落魄文人尚且如此,可見那時斯文還沒有掃地。好不容易脫離明朝的服飾長廊裏穿越回來,思緒還留在那個時代,在那個錦衣玉帶的重重包裹中,雅致與趣味讓人迷戀無窮。



王嘉裕

靜心感受孤獨

說到孤獨,你會想到什麼呢?可能是覺得那樣的日子百無聊賴,枯燥無味,彷彿與世界隔絕一般,感覺不到快樂。又或者是,經歷了挫敗,經歷了不被理解的痛苦。總之,說到孤獨,你總會覺得那是很不好的事情。但是,孤獨真的是這樣嗎?今天,我卻要跟大家說,我們應該享受孤獨,並感謝孤獨。

不妨說朋友A經歷過的孤獨時光。有過那麼一段時間,他經歷了雙重打擊,感情受挫,又失去了工作,在迷茫而漫長的日子裏,痛苦、孤獨,是無法言說的心情。但是現在想起來,卻覺得那段孤獨時光,是生命賜予的財富。

剛開始,他浸在消沉之中,感覺生機勃勃的書房,一下子沉寂下來了,看不到光。每日坐在書房中,什麼都想,又好像什麼都不想。後來他終於想通了:既然無法改變,那就接受孤獨。他終

於不那麼消沉了。因為他想,生命雖然給他展示了灰暗的一面,但也許並沒有壞透了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,也許是一種考驗呢?由此聯想到生命的孤獨,每個人的孤獨,也許所經歷的事情和境況不一樣,但是我們終將會面對孤獨時刻的,不是嗎?既然這樣,何不接受孤獨,坦然面對呢。

我相信每個朋友都曾遇到過孤獨,可能程度不一樣,但一定都會有心靈孤單、灰暗的時刻。從世俗的眼光來看它,我們總覺得很不幸。但是,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想想,人的一生的那麼長,如果永遠是開騰的歡樂的,不但是不可能的,而且就算是有,我們也不願意。孤獨有很多種方式,比如當我們下班一個人時,找不到朋友可以約;逢年過節時,我們卻在異鄉奔波跋涉;就如失戀或失業時,苦悶而迷茫的過渡期無人可訴說……這些,其實都是常常見的孤獨。他們來的不在我們控制的範圍之內,可當孤獨來了,我



從索創夢

們總是在逃避它,害怕它,不得不接受時,便覺得自己很不幸。

其實,孤獨是另一種人生狀態。我們不必逃避,如果我們能夠靜心去對待孤獨,感受孤獨所帶給我們的感受,我們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。在孤獨的日子裏,我們可以掙扎,但是不要掙扎太久。靜下心來,既然那些煩惱都想不通,那就不必去想去。靜下心來,感受時光跳動的腳步,你會更明確自己應該做什麼。靜下心來,打開一本你最愛的書,用足夠的孤獨去品讀去咀嚼它,也許會得到不一樣的生活靈感。我們不要企圖從外界來打破孤獨,而應該從我們的內心去打破它,將這一段看起來不幸的時光,化為自己珍貴的內心財富。這樣看來,我們又何必害怕孤獨呢!

在暗處,更容易感受到光。在孤獨之時,會更接近人生的真諦。靜下心來,感受孤獨,專注修煉,我們都會看到更多風景。